

花田金玉縁

大連圖書供應社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再版

新式
標點
花田金玉緣

標點者 桐廬主人

校閱者 潘裕章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序

桐廬主人

在人類的生活中——尤其是戀愛的生活中，有許多缺陷的，確如精衛之填海，是無法彌補的；可是人類是善於自欺自慰的動物，偏會幻想出女媧鍊石補天那樣的虛構來。因此，那種喜劇式的作品，在文學史上繼續不斷的出現，尤其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壇上，即使有許多悲劇的題材，結束總要拉上一個大團圓，或強作無謂的因果報應，給人們精神上以麻醉一下的。

可是也許是中國文人的想像力不豐富吧，很少有推陳出新的空中樓閣結構出來，即如一些描寫才子佳人的小說，總脫不掉『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窩臼，而那些離合悲歡的情節，也好像有一種陳套也似的，譬如『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的確可以成爲一種公式了。這類小說，怎樣能夠吸引讀者的興味呢？

這一部『花田金玉緣』的題材及結構，在才子佳人的小說中，比較上是不落陳套的。牠以花天荷柳藍玉柳青雲趙瑞紅四人的婚姻過程爲主要本事，以兩粵峒賊的猖獗和潰滅橫貫其間；他們的戀愛，脫盡一切私訂終身，抱衾自荐的陳式，中間包括許多特殊的過程，輕鬆的笑料，的確值得茶餘酒後的欣賞。

男主人公花天荷，並不是一個熱中功名富貴的『方卿式』狀元追逐者；也不是生活於輕紗紅幃中，祇會吃女人家口脂的『賈寶玉式』公子哥兒，更不是偷香竊玉的『張生式』色情狂者；他雖是個風流才子，同時他還是個戰馬英雄，有抑強扶弱的豪舉，有掃蕩匪氛的偉業；他對於戀愛對象，有高尙的理想，對於軍國大機，也有深遠的卓識；就是處於現代的國家社會中，他也不失爲一個有作爲人物。女主人公柳藍玉

也是個不平凡的女子，她的溫柔纏綿的用情，她的高瞻遠矚的胆力，她的當機立斷的智謀，她的雄肆闕發的口才，她的巧施妙弄的風趣，都證明她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吟風弄月的佳人，處處是覺得令人可愛可敬的。它如趙瑞紅的又專一，又豪放的用情，也是舊小說中不常見到的。以這麼的人物來作題材，獨闢奇境是必然的哩。

總之這裏有兒女的戀愛奇情，有英雄的助功偉業，有曼妙的筆調，有變幻的結構，只有令人解頤的歡情，沒有令人斷腸的悲情，是一部絕對的喜情小說——一部既不強悲爲歡，又是適可而止的上乘的喜情小說（二十三、三、二十日。）

花田金玉緣目錄

第一回	別開仕途下詔求賢	巧遇仙人授圖察賊	一
第二回	感仙傳挺身呈妙策	惑讒言無意出奇兵	八
第三回	參悟畫圖直遊祕室	奉承公事誤捉閩人	一六
第四回	恃豪強學霸頻遭辱	未識面公子預承恩	二五
第五回	三生知己奔走粵中	二美憐才徘徊花下	三二
第六回	智監軍輸金巧釋冤	惡秀才害人暗吃苦	四二
第七回	如魚吞鈎一段姻緣	似漆投膠兩番酬和	五〇
第八回	暗窺破綻逼友題詩	妙弄機關代弟聯句	五八
第九回	重然諾成美滿之姻	借連環全冥默之信	六六
第十回	俠男兒慷慨辭檄文	智女子玲瓏施妙計	七五
第十一回	花大本逼子占高魁	夏按察薦賢膺重任	八三

第十二回	賴學霸死裏獲生機	花總戎美中尋不足	九一
第十三回	催婚愈急疑李卽桃	靚面始真悟梅代杏	九九
第十四回	喬耀丈母覺硬主婚	滑突媒人幾空着急	一〇七
第十五回	證往事恩愛自分明	洩機謀襟懷尙疑慮	一一六
第十六回	踐花田俏佳人得婿	平峒賊大丈夫封侯	一二三

花田金玉緣

第一回

別開仕路下詔求賢

巧遇仙人授圖察賊

是書乃明末清初，我皇祖開基之始，斯時雖乾坤一統，無如兩廣邊地，化外頑民，未能降格，蠻峒交相爲患。總戎桑國寶奉諭勸亂，又因地宜未悉，一時難得凱旋，深恐虛費國帑，有干罪戾，累次上表，請授方略。其略云：

「廣東總兵兼管廣西事左都督僉事臣桑國寶謹奏，爲臣無才無勇，罪自當誅，然事有難爲，情有可原。伏乞聖恩垂鑒，稍寬一線，容圖後効。事臣不才，蒙聖恩擢任兩粵，豈不思奮力出奇，掃清蠻峒，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乃受事兩載，所屬郡縣，爲賊侵擾，雖率衆禦之，互相傷殺，然徒耗軍糧，而卒無成功。臣罪固當伏斧鉞之誅，但念此賊，非起於一朝一夕，實盤踞于萬山之中，根深蒂固久矣。臣非不想大舉，以搗其巢，然峽中窄隘，不可長驅，止可峽外安營，誘其出戰，賊性狡猾，當誘之時，偏匿而不出，俟臣持久欲歸，又乘虛而尾臣之後，及臣反擊，賊又退伏。臣每憤而遣將搜捕，無奈山路紆迴，往往迷失，不能至其巢穴。賊路熟徑捷，又入別徑而遮險要，使兵將入不可出，不能出，故每遭其陷害。臣苦思無策，故惟保境以待。然兩廣疆界甚遠，守兵少，何能遍及？賊竄臣不及守之處，卽爲劫掠之處；及臣移守，賊又移劫。故賊逸而臣勞，賊得而臣失。臣萬不得已，始議撫耳。不意賊禽獸也，撫其身而不能撫其心，撫于一時而不能撫其久遠。故金錢糜費有之，然實非臣不肖侵漁也。臣罪固不可辭，然臣致罪之由，實是如此。伏乞勅下該部臣議。」

臣之罪，以彰國法。倘聖恩憐所處艱難，赦臣前途，策臣後効，亦祈廟堂熟算，投臣方略，或戰或撫，臣方敢罄竭犬馬以報恩。若廷議無所短長，徒以臣爲張主，臣鼯鼠之技，惟以戰撫爲名，以保守爲實，他非臣所知也。特此陳情，不勝待命之至！」

其時撫按與桑國寶三疏，一齊俱上了。聖旨批下，着該部酌議具伏。兵部大堂因與司官再三酌議，方覆旨道：「若論糜費錢糧，撫戰俱無要領，當事誠爲有罪；但此賊實乃百年以來之積逋，一旦要殲厥渠魁，盡行撲滅，誠所難能。桑國寶雖曰糜費，然尙能保守封疆，未有少失，若加重罪，恐任事之臣灰心解體，俱思推脫。邊事付誰爲之？况諄諄請廟堂勝算，臣等職司兵馬，理宜授彼方略，以爲攻取之用。然此峒蠻據險藏粵，若思搗其巢穴，良亦不易；心貪性狡，欲以恩交結，安保無他？一時實爲無萬全之策。豈敢輕措行事，以圖僥倖哉？雖天下一家，王化無外，豈有不可討之逆賊哉？但思奇功必待奇人而後成，朝廷若能結納天下，豈無麟鳳伏乞陛下下尺一之詔，天下草莽英雄，有能獻奇計，出勇力，勦滅峒賊者，不惜封侯之賞，則馴龍伏虎，定有其人。况區區小醜哉？自授首有日矣。桑國寶且暫寬其罪，令其謹守四境，以待賢人，則東西可圖也。伏乞聖裁。」覆本上去，聖旨依擬，遂令閣臣草詔布天下：「……不論省州府縣兵民人等，凡有奇才異能，能滅兩廣峒賊者，不必赴京朝見，可逕往總兵桑國寶軍前，獻策効力，滅此逋賊，倘能成功，論功封賞，決不食言。所過地方，供給路費，着桑國寶悉心斟酌施行，以贖前尤。特詔。」詔書既下，早早行到各府州縣地方，正是：

一方有難九重憂， 廊廟無才天下求。

自古功名賢者立， 看誰談笑取封侯。

詔書既下，早已驚動四方；一時豪傑應詔而往者，不可悉述。且說浙江温州地方，有一人姓花名棟，表字天

荷生得美如冠玉，秀比朝霞；行到人前，皎皎如一團白雪；對人談吐，藹藹見滿面春風。凡人之品，不過造成一種。獨這花天荷，若察其爲人，却有四樣論風流，可以稱爲美男子。言學問，可以謂之大才子；此二者，猶少年之常。獨于美人才子中，別具一種昂藏英勇之氣，徒手三五十人，不敢近，又可謂之豪傑士；及其處事，慮始慎終，必周必至，斷不輕發，又可謂之老成人。惟其具此四種才學，故世上之踞齷庸人，孟浪鄙夫，皆不足邀其一顧。已在本縣作一個秀才，却非其志。年已二十，尙落落一身，未有家室。却喜父親花大本，母親葉氏，二人康健，家基充足，又有長兄花梁代養，不累其心胸，故此得行其志。終日不是讀書作文，就是吟詩飲酒，憑弔古人，究心當世。一日，因春光明媚，帶了一個老僕，叫作花灌，一個童子，叫作小雨，去游天台之勝。游了數日，忽一日微飲了幾杯，坐在一塊盤石之上，看那落花飛入流水，在天台山中，翩翩有綴，因細細賞玩，欲作詩題之。忽見一個白鬚老人，走到面前，看着花天荷，大聲說道：「少年英俊之人，爲何不努力功名，訪求佳偶，以快生平？却在此間看山玩水，作世外情緣，豈不辜負光陰，虛此美質也？」花天荷從不結交朋友，以朋友中無知己也。今忽聞老人之言，大有驚醒；又見那老人仙風道骨，不是尋常，不覺立起身來，拱手致敬道：「老丈良言，不啻藥石，正中着花棟之痛癢。夢寐中亦不可得聞，老丈忽從天下教，真出意外，敢請少憩，以領其餘。」老人欣然，就同坐於盤石之上。花天荷有隨攜的酒食，遂命小雨擺在石上，邀老人對飲。老人也不推辭，竟欣然而飲。飲了數杯，花天荷方開言道：「適蒙老人良言，雖曲盡花棟之痛癢，然我花棟之病痛，非天之害我，實我之自取其害也。老丈雖有此藥石之言，恐不能起我沉疴。」老人道：「秀才差矣！秀才之病，既自知之，又知予言會藥石，則着手成春，沈疴起矣；又何爲不能？」花天荷道：「譬如老丈所言之功名，人生世上，既讀書負才，豈不願就？但書生借筆墨之靈，博取一第，毫無所濟，而紆金拖紫，坐享天祿，猶以丈夫自期，豈不有愧？若欲效傅介子班定遠

立功異域，今又非其時也。此子功名所以爲一病。譬如老人所言之佳偶，人苟有情，誰能免此？但思偶者，對也。既曰對，必自有類。鳳必以凰爲偶，鴛必以鴦爲偶。若以蜂配蝶，以鶯配燕，則非偶也。物既如此，人自如此。梁鴻樂高隱，淮孟光布素之服，言其高隱，可謂賢也。若嫁孟光爲石崇之婦，而金谷中置此布素，謂之佳偶，可乎？西子千古之美婦人也。孟子謂之不潔，范蠡載之五湖，又不知作何品題。大都賢與賢爲偶，色與色爲偶，才與才爲偶，各有所取耳。若我花天荷者，才色人也。若無才色佳人，與我天荷爲偶，則終身無偶可也。此婚姻所以又爲一病也。老丈言雖藥石，細思之下，知能起我膏肓之病否？老人聽了大笑道：「秀才何見之小也？功名之路，豈止一途？但就人之力量以取之耳。有王者之力量，可以取王者之功名；有霸者之力量，便可取霸者之功名；有英雄豪傑之力量，便可取英雄豪傑之功名；若僅有筆墨之力量，亦不過僅取筆墨之功名而已。秀才既慕傅介子班定遠之功名，怎說無路？只要秀才有傅介子班定遠之力量耳。不知秀才果有此等力量否？」花天荷道：「力量亦大小不同，一分亦力量，十分亦力量，百分亦力量。我天荷怎敢誇口說個有大力量？又怎敢說個沒力量？但不過於此等功名，願學焉而已。」老人聽了，連連點頭道：「好個願學焉！此便是秀才一生受用處。功名已盡此矣。至若佳偶，天既生鳳，必定生凰；天既生鴛，必定生鴦；天既生梁鴻，必定生孟光。此陰陽自然之配台也。只恐人事偶乖，一時不便偶湊耳。若夫既生秀才之美，末有不生秀才美之對者。第秀才願見于一時者，不知在何處；而目前所見，又皆秀才所不願見者。故秀才憤然以爲病耳。此病直到見後，方知錯害。此時說也無益。」天荷道：「據老丈如此說來，則是我天荷功名婚姻二者尚有分？」老人道：「若功名無分，則秀才不作傅介子班定遠之想了；若無婚姻之分，則秀才不動才美之想了。既作此想，既動此思，正青雲之開其路，而紅絲之繫其足也。怎說無分？」天荷道：「老丈既知我之於功名有分，必知功名之分，在於何地。」

既知我之於婚姻有分，必知婚姻之分，屬於誰家；不知可以明明見教否？」老人道：「婚姻不必求，然不求而自得，可以不言；言之近洩漏，不言可也。功名雖求之，尚未可得，然得于求，又不可言；言之以指迷，卽言可也。」

花天荷聽了老人言論，字字若有深意，因大驚道：「原來老丈乃神仙中人也！弟子花棟師事之，以聽言論，猶爲過分，敢踞坐以取罪咎乎？」因長跪再拜請教。老人見了大喜，以手扶起道：「子機靈性謹，實具英雄之骨，不惜虛心，可教也。子欲知功名之路乎？試思功名之路，生於治乎？生於亂乎？」花天荷因答道：「治則天下平矣，何功名之有？抑生於亂耳。」老人道：「子言是也，可再思。今天下孰亂？」花天荷道：「今天下四方皆安，而亂者止兩廣峒蠻耳。」老人大笑道：「真留心世事人也！予謂英才不謬矣！天下之亂正在此，子之功名亦正在此。」花天荷聽說他的功名在此，便沉吟不語。老人道：「子何不語？」花天荷又沉吟半晌，方說道：「老仙師謂亂在此，則然；若云弟子花棟之功名在此，則又恐不然矣。」老人道：「亂旣在此，子之功名，何又謂不在此？」花天荷道：「弟子聞功名起于勸亂，峒蠻之亂固在此，我天荷實無勸峒蠻變亂之才，則功名從何而得？」

老人道：「子聞子精于韜略，審于運籌，方將大展經綸，何反難此小事？」花天荷道：「搏虎不難，而搏負隅之虎則難；屠龍雖易，而屠潛淵之龍則不易。何也？地之險助之也。今峒賊雄據萬山，其出劫也，猶鷹鳥之攫物，其伏威也，如鼠之在穴，無由而搗之，不能搗其巢，安能成其功？故弟子不敢謂然也。」老人大笑道：「子旣自謂雄才，又何自委靡？圖王霸之業，尙自有人；天下豈有不能破之賊哉！惜子不虛心，以求收賊之方略耳。」

天荷道：「豈不願求，但恐無路。」老人又笑道：「諸葛草廬，黃石圯上，自在人間，何云無路？」花天荷見話有因，因自大悟道：「我弟子何愚也！弟子旣遇仙師，則仙師卽今之諸葛黃石公也，又何必他求？」因仍長跪以請道：「乞仙師成就。」老人大笑道：「子誤矣！予偶以理言，謂天下有人耳，非云我卽其人也。子切勿過疑，轉使

我不自安。』花天荷道：『我花棟之愚蒙，已承仙師言下機鋒，點醒八九。仙師既已點破，又復愚蒙之，恐花棟之愚蒙，不至若此。仙師若慮花棟不誠，必欲再試之，切念花棟朴心之人，一念感通，生死無二，乞仙師監察而卒憐之，使我花棟速沾時雨之化，真再生比父母矣。』老人又大笑道：『子如此認真，倒教我沒法！若只管回你，只道我推脫不肯輕傳，欲要應承，却又將何發付也罷！我昔日曾遇一異人，授我祕書一卷，他說能熟讀之，功名婚姻，俱可遂意。我因心游世外，用他不着，故辭而不受。他又說，如用不着，可收下，倘遇有緣人轉授之，亦可也。我懷此二十年，竟無一人可授。今適遇子，子又諄諄求，或是機緣，也未可知。我只得取出贈子，用得着固好，用不着却也休怪。』花天荷聽了，滿心歡喜，因再拜致謝道：『多感仙師慨然垂慈，但不知天高地厚，何以爲報？』老人又大笑道：『報非所望。但無心中與我相遇，雖是機緣，却亦不易。可起來，令人多沽美酒，與子痛飲而別，方不負天地成全，山川作合也。』花天荷原是一個快士，聽得老人要飲酒，甚合其心，愈覺歡暢，乃立起來，叫花灌重沽旨酒。這一番成了知己，乃更比前番飲得有興。正是：

相逢只道本無心，

說出緣由却有因。

不欲分明將酒渾，

又難冷淡把情親。

言徒充耳終疑假，

事若關心自認真。

怪怪奇奇雖莫測，

大都天地曲成人。

老人與花天荷談天論地，你一杯，我一盞，也不勸，也不推，直吃得日色平西，二人俱昏昏然。老人方立起身來說道：『酒穀了！』因在懷中取出一本書來，付與花天荷道：『功名婚姻，俱在其中，慎毋輕視。』花天荷雖已半酣，然存心謹慎，見老人贈書，忙用雙手接了，放在一塊高石之上，對書恭恭敬敬了拜四拜。拜完，又對老人也拜四拜，然後將書收入懷中，竟不開看。老人見了大喜道：『子誠大器，異日功名正不可量。』遂拱手要別去。花天荷忙留住問道：『仙師鶴駕，知不可留，但求示法號，以志不忘。』老人道：『孤雲野鶴，有甚姓名，今與』

子在此天台山中相遇，即喚我作天台老人可也。」花天荷道：「仙師既容弟子依傍門牆，則弟子從師，勿相避也，敢請後期。」老人道：「今日之會有期否？今日之會既無期，則後日之會，又安可預期？一聽機緣可也。」言畢，竟飄然而去。正是：

來忽風分去忽雲，

豈容人見與人聞！

大都天上蓬萊客，

不是凡間野鶴羣。

花天荷見天台老人來去不測，行止裕如，知是異人，又見授書，打動心事，不勝驚喜。看他去遠方，叫花灌小，雨收拾了，緣路回寓。到了寓中，見天色大明，起來收拾梳洗完了，然後取出書來，細細一看，是甚祕書。但見：萬山疊疊，千嶺條條。千條嶺上，雜雜沓沓，起峯巒，萬疊山中，縱縱橫橫，分道路。左一條，右一條，橫一條，豎一條，道路左右紛絲，一層高，一層低，一層彎，一層直，猶如聚冰，奇峰怪石，若蹲若踞，盡列虎豹之形。老樹枯藤，如盤如屈，皆作龍蛇之狀。青纜斷，綠早續，斷斷續續，渺不知斷續之蹤。烟忽接，雲忽連，接接連連，總都是連接之勢。山拗裏，東一陣，西一隊，影影似人，作猿猴之渡。樹當中，上一攢，下一簇，井井然，穴如蜂蟻之窩。中列旌旗，圍岩繞壁，便是賊魁之寨柵。那裏有青黃赤白之分，旁開門戶，通谷穿林，莫非黨羽之往來。何曾有親疏內外之別？統觀之，峒中有峒，峒外有峒，查不知其出沒。細察之，一峒有一峒之名，峒峒有峒峒之名，如畫沙而不亂。一峒有一峒之號，峒峒有峒峒之號，如列眉而排然。概視之，里非有里，程不有程，何能計以遠近？實按之一里有一里之遠，里里有里里之遠，如丈量而不差。一程有一程之遙，程程有程程之遙，較尺寸而不失。何首何尾分明，此去此來如見。大都山川數千里，能觀於此，而賊形已宛然在於目中，積寇幾千年，誠察於斯，而妙算已安然運之掌上。

花天荷細細一看，却是兩廣的一幅山川圖。圖中細注某山屬某府某州，某山何名，某山有峒，某峒何名，某

峒至某處多遠，峒賊何名，或大道，或小徑，何處最險，何處最隘，何處可行，何處可止，皆一一注得分明；兩廣山川雖多，於此一覽，皆了了無餘。花天荷看得分明，不勝大喜道：『破此峒蠻，我掌中矣。』老人其仙乎？遇之誠大幸也。『看完兩廣圖，再揭第二幅一看，却也不是什麼祕書，乃是一幅名園圖。中有樓閣，有亭樹，有池塘，兼之朱欄曲檻，白石瑤階，花木扶疏，與閣相映，十分美麗，又十分幽靜。畫後并無款式，却不知是何處園圖。再三推詳不出，只得放下。每日只將兩廣圖細細展玩，展玩既久，不覺兩廣的山川形勝，并賊之出沒，俱了了於胸中矣。』花天荷只因胸中有此方略，有分教：明覓封侯，暗憐夫婿。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感仙傳挺身呈妙策

惑讒言無意出奇兵

詩曰：

『明眼高人已獨裁，

蓬心下士尚疑猜。

出奇定要出奇胆，

破賊還須破賊才。

否則妙機都坐失，

不然好處轉成災。

始知世上艱難事，

惟有英雄作得來。

話說花天荷自得了老人兩廣圖，終日追求出入之路，安排搗巢之計，不知不覺，已將破賊的方略，算計熟矣；只恨無因爲入幕之賓，不能得借箸而談。忽一日入市，見府縣張掛榜文，傳示兩廣峒蠻作亂，朝廷下詔求賢之意。花天荷看得明白，滿心歡喜，暗想道：『朝廷此舉，正合我心，因與父母說明，父母知其志在四方，竟聽其所爲。』花天荷見父母允從，竟到縣中來說知，應詔平蠻之意，要他起文書。縣中不敢怠慢，因申文報知府尊。那府尊因請花天荷當面問道：『本府聞知兩廣峒蠻，巢穴深深，剿除非易，故桑總兵請妙算於朝，朝中無計可施，因下詔求天下英才。此舉雖開一時功名之路，然須真有奇謀異略，能致峒蠻之死命，方不負一番跋涉。兄雖大才，也須斟酌，不識所抱方略，可徵諸一二否？』花天荷道：『破峒賊易，識峒賊所據之山川險要難耳。

愚生頗知一二，故敢効勞也。」府尊聽了道：「若果識山川險要，此破賊第一籌也。敢不徵求！」因批允縣中申文，令其遵聖旨起長批路引，着沿途供給。花天荷得了長批路引，遂拜別父母，仍帶着花灌，小雨，竟往廣東起發。正是：

聖主何嘗不重賢！

賢才也願柱撐天。

誰知大志阨於小？

萬里奔波也枉然。

花天荷所過州縣，見是奉旨前來破賊之人，十分敬重，或請酒，或送禮，不敢怠慢。不月餘，早到了廣東地方。因是聖旨，竟請總兵軍前獻策効用，故不經撫按衙門，只在府中投了批文，遂在府中起了文書，又到桑總兵處報名投見。不期此時奉旨來効用者已先有數人，然皆是受賄賂，央人情，要掛名在總兵軍前効功，以圖出身，却非實有奇謀妙計，敢於破賊者。桑總兵雖然收了，却看得甚輕。今日忽見花天荷來報名，報名帖上寫的是：「奉聖旨至軍前効用獻策，浙江生員花棟稟見。」此外并不見有薦書，又不見有禮物，心下暗驚道：「此人莫非是個真才！」因於次日升帳，即開轅門，傳呼花棟進見。花棟到了帳前，先是一跪，雙手奉上一個大紅的手本道：「生員花棟進稟拜見。」左右接了手本，花棟就行屬下參禮，拜了四拜，拜畢，起立帳下。桑總兵見花棟行止從容，已自改觀，再將他細細一看，只見：

七尺經綸，自是青年傑士；一身詩禮，猶然白面書生。玉韞輝山，翩翩儒雅中，真透出珠光劍氣；文明射斗，落落行藏外，別自具駿骨龍精。兩眉聳目，蹙一蹙，非無三略六韜；隻手擎天，指一指，便是五花八陣。只論貌，已知爲山川靈秀所鍾；若問才，何能悉天地陰陽之美。行止端莊，揚正人君子之用；行藏磊落，存豪傑英雄之志。言不輕發，潛窺者無以測其心胸；儀足表威，具瞻者早已傾其氣象。顏如少婦，可謂今之子房；心實老成，不啻古之諸葛。

桑總兵看見花天荷生得又儒雅，又英俊，行藏比衆不同，不敢輕慢。遂和顏問道：「花生員既奉上詔，不遠千里而來，以作本鎮之干城，定有奇謀異計，破此積賊。今雖識面之初，或不便盡悉其才英，而破賊大義，或戰或撫，試略陳一二何如？」花天荷聽了，因應聲道：「花棟本浙江一介書生，原非大才。但當此天下全盛之時，而久容此小醜跳梁，亦是金甌一缺。又見總戎老大人，天威已震，而不自滿假，又虛心請妙算於朝廷，而在朝臣子，又休休有容，不嫉不妒，又虛心求賢才於天下；君臣惕厲，真千古一時也！苟有一才一技，誰不感激而思効命？故花棟忘其爲遼東之白豕，不惜馳驅軍前，願以竭其愚。今承大人不加揮叱，且進而詢以破賊大意，或戰或撫，誠厚幸也！但思邊疆之敵國，或兩相構衅，則惟有戰而已；必戰勝而後安，內境之小民，或飢寒而作亂，則惟有撫而已；必撫寧而始靜。若雖屬內境，而又實居邊疆之兩廣，峒賊則全靠戰不可也；何也？兩廣有千峽萬峒，若靠戰，豈能盡剿賊警？一又賴撫以戒其百，而峒賊性最狡猾奸惡，若全靠撫，豈盡帖然！撫以安其身，又賴戰以惕其心，以戰撫必至於互用也。雖然，撫易而戰難，所謂戰難者，非兵不利而將不能，蓋地利之險阻，不知也。今花棟敢於千里而奔走効命者，竊欲於地利効一臂也。破賊大意，此其一二，乞大人加察焉，或可或否，謹以待命。」桑總兵滿心歡喜道：「花賢契高才，只此數語，可窺八九，實不負明詔也。」因命他坐左右，忙設一座於帳下，請花天荷坐了。桑總兵問道：「本鎮數番進剿，每每失利者，正賢契之所云地利不知也。賢契若果知此利，則破賊易易耳。但此兩廣地方，東至南韶，西至柳慶，周圍數千里，山中峒峽，也不知其多少。峒峽中積賊也，莫能稽查。本鎮細考廣輿，并諸誌書，都不能詳載，即訪問遺老，也都道止曉得眼前幾個峒賊名耳。至於峒中之徑路寨柵，那裏得知？賢契既是青年，又遠從浙中而來，此地又非熟游，不識緣何得知此中地利？不妨教我。」花天荷因打一恭道：「天下地利，必待熟游而後知。無論青年坐守，不能周知，卽白首奔馳，亦恐不

能遍及。花棟因奉異人之指點耳。」桑總兵聽了點頭道：「此言是也。花賢契既得異傳，則明於地利無怪矣。兩廣之民，何幸也！本當重授，奈賢契初到，方略尚未細陳，且暫署幕府監軍，候稍有次第，再行題請。」花天荷拜謝了出來，早有監軍衙門的職軍人役來服侍。一霎時是轟動了合營。他人猶不在意，那幾個同奉旨來効用的，聞知花天荷方一見，便授了幕府監軍之職，不知是那裏來的這樣大靠山。大家猜猜疑疑，着人打聽。過日，忽桑總兵又傳呼相見，這番相見，更加優待，先賜坐待茶，茶罷，然後問道：「賢契前日所言地利，可便言一二否？」花天荷道：「花棟若不上呈大人，則此來何事？但峒中之地利，關於兵機，倘浪洩於人，則出奇不便，敢求元戎大人暫屏退左右，容棟細述。」桑總兵點首以爲然，因退入帳後，止命花天荷隨入，其餘將士，俱令侍於帳外。花天荷乃細說道：「今廣東辟在南方，山必險峻，嶺必盤迴，而山嶺險峻盤迴中，有峭壁懸崖，可容人栖息者，則爲險爲峒，良民不可居。此乃天生之賊巢賊穴，惟賊據巢穴，故大小之峽，皆有名號。在東者有斷岩峽，爲賊青削天所據；在西者有落星峽，爲賊花皮豹所據；在南者爲臥虎峽，爲賊滾地雷所據；在北者有禿屍峽，爲賊鬼頭石所據。四散者尚有乾魚峽，夾板峽，竹竿峽，馬腹峽，一時間也說不盡。惟側影蓬下大藤峽，第一險阻，乃峒賊瘟火蛇所據。此賊在衆賊中，最爲凶猛，任是衆賊合併一處，也不敢惹他。故他要攻劫府縣，衆賊不敢不攻劫。他若要退避，便一個賊也不敢出山。他若要戰，則衆賊莫敢不戰；他若不受撫，則沒一人敢受撫。故爲今之計，惟有出奇兵，先斬了瘟火蛇，則各賊不戰而服，不撫而化也。」桑總兵道：「賢契所言之峽，本鎮亦略聞一二。譬如瘟火蛇，本鎮亦知其爲賊首，亦知剿平大藤峽，諸峽自服。但聞大藤峽在萬山之中，最爲深險，又爲諸峽所護衛，路徑皆不可識，兵馬如何敢入？兵馬入尚且不可，而况搗其巢乎？」花天荷道：「兵馬不可入者，不識路徑也。花棟俱已備知這大藤峽，峒中雖是第一峽，其實內中狹隘，止可容一二百人，其餘皆